

## 《素问遗篇》疫病发病理论的探讨<sup>\*</sup>

黄玉燕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北京 100007)

**摘要:**《素问遗篇》在论述疫病发病时,强调天、人、邪3个方面的因素,对认识疫病发病、指导疫病防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人之正气是防病的基础,当始终顾护;具有传染性的“毒气”“邪鬼”是病因,预防需避之,治疗当祛邪;天之气交失守引发疫病,并决定病性病势,可据此选择相应防治方法。

**关键词:**素问遗篇;疫病;发病

中图分类号:R221 doi:10.3969/j.issn.1006-2157.2013.01.003

## Pathogenesis of epidemic diseases in *Suwen Yipian*<sup>\*</sup>

HUANG Yu-yan

(Institute of Basic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Abstract:** *Suwen Yipian* stresses three aspects: heaven, human and pathogen in discussion of pathogenesis of epidemic diseases, which is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pathogenesis of epidemic diseases and guiding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Human's vital qi is the base of prevention and should be taken care of. Pathogen with infectivity ("poisonous qi", "pathogenic ghost") is pathological causes and should be dodged in prevention and eliminated in treatment. The disorder of heaven's qi will induce epidemic diseases and determine the nature and trend of diseases, which should be avoided.

**Key words:** *Suwen Yipian*; epidemic diseases; pathogenesis

《素问遗篇》<sup>[1]</sup>包括《刺法论》与《本病论》两篇,虽非《内经》原作<sup>[2]</sup>,其学术价值依然值得重视,如“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名句即出自《刺法论》。而《素问遗篇》在《素问》运气七篇的基础上提出对运气格局的新见解,并基于此对疫病发病、防治进行系统论述,更是其重要贡献。疫病是一类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的疾病<sup>[3]</sup>,《素问遗篇》对于疫病发病的认识强调了天、人、邪三个方面的因素。其中“天”指自然因素,“天”之气交失守,为“天虚”;“人”指人体正气因素,“人”之脏虚、神失守位,为“人虚”;“邪”,指具有传染性的毒邪,又称“毒气”“邪鬼”等,此3者综合作用导致疫病发病。《本病论》对疫病发病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而《刺法论》则侧重论述相应的防治措施,从防治措施中也可看出对天、人、

邪三者的重视。兹分别论述如下:

### 1 “天”的因素,气交失守

#### 1.1 何为气交失守

《素问遗篇》对运气失常的论述侧重于气交失守。《本病论》曰“愿闻气交,何谓失守?……谓其上下升降,迁正退位,各有经论,上下各有不前,故名失守也。”此处气交不仅仅指天地气交,还指六气在新的一年交司之际,时位的移易。如《类经·二十八卷·第三十八》<sup>[4]</sup>注“天元玉册云:六气常有三气在天,三气在地。每一气升天作左间气,一气入地作左间气,一气迁正作司天,一气迁正作在泉,一气退位作天右间气,一气退位作地右间气。气交有合,常得位所在,至当其时,即天地交,乃变而泰,天地不交,乃作病也。”

黄玉燕,女,博士,助理研究员

<sup>\*</sup>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No. 2008ZX10005-013),中医药行业科研专项项目(No. 200907001-4),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No. 20110490558),财政部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中国中医科学院自主选题项目(No. YZ-0902)

《素问遗篇》在论述气交失守时,对运气格局提出了新的见解,可以说是对运气七篇的补充。运气七篇所论运气格局,是由“司天、中运、在泉”<sup>3</sup>者构成,而《素问遗篇》创立了由“天甲子、司天、岁运、在泉、地甲子”<sup>5</sup>者构成的新格局。天甲子是指与司天六气相配的天干地支,司天居上,故其又称“上位甲子”或简称“上位”;“地甲子”是指与在泉六气相配的天干地支,在泉居下,故其又称下位甲子或简称“下位”<sup>[5]</sup>。运气七篇中的运气格局是固定的,而《素问遗篇》中的运气格局则允许出现司天之气与在泉之气不同步、天甲子与地甲子不同步的情况。例如甲子年,上位为甲子,司天为少阴君火,在泉为阳明燥金,下位为己卯,甲己合土运,阳年岁运属太过。当在泉之气尚是上一年的少阳相火,此时上位是甲子,下位则是戊寅,岁运仍为土运,但因年干不合而由太过转为不及,形成了新的运气格局。这样的运气格局能够根据当时当地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因而就能够更好地贴近实际的气候情况,并指导疫病防治。

《素问遗篇》论述气交失守,重点阐述了六气之司天在泉不迁正与不退位、间气升降不前、年天干刚柔失守3种情况。

到了新的一年交司之日,上一年的司天、在泉应退位,新的司天、在泉应迁正。若前一司天、在泉太过,则可能不退位,而新的司天、在泉亦不能迁正。这是气交失守的第一种情况。

在交司过程中,间气亦应随之变化,原在泉右间气当升为新一年司天左间气,由地至天,故为升;原司天右间气当降为新一年在泉左间气,由天至地,故为降。间气升降过程被阻,则“升降不前”,这是气交失守的第二种情况。其中,间气不得升称“不得升天”,亦称“升之不前”“升而不前”等;间气不得降称“降而不下”“降而不入”等。间气升降不前原因有两类。其一,是为五运中克己之运所抑制,如新一年的岁运太过、先天而至,恰逢其五行克该间气,则间气不得升或不得降。《素问遗篇》还用木、火、土、金、水五星的别名来指代五运之气,称间气为某星所窒,如“君火升天,主窒天蓬”,天蓬为水星别名,反映了间气少阴君火为五运中克己之水运所抑制的情况。其二,是六气中司天之气不迁正,则相应间气不得升为司天左间;在泉之气不退位,则相应间气不得降为在泉左间。间气升降不前还有多种变化,“有升之不前,降之不下者;有降之不下,升而至天者;有升降俱不前。”

年天干刚柔失守是气交失守的第三种情况,则是上位甲子与下位甲子不同步,由此带来整个运气格局的改变。它不仅有机天在泉不迁正、不退位的情况,间气也可能由此升降不前,同时岁运也因上下甲子的年天干不能相合,可由太过转为不及,造成严重的气交失守。

### 1.2 气交失守致疫

《素问遗篇》认为,气交失守与疫病的发病有关。如《本病论》言“气交失易位,气交乃变,变易非常,即四时失序,万化不安,变民病也。”其中的民病包括了疫病在内。间气升降不前常有疫病发病,如辰戌之岁,木气升之不前,“民病瘟疫早发”;巳亥之岁,君火升之不前,“民病伏阳……日久成郁,即暴热乃至,赤风肿翳,化疫,温病暖作,赤气彰而化火疫”;子午之岁,太阴湿土之气升之不前,“民病风厥涎潮,偏痺不随,胀满。久而伏郁,即黄埃化疫也”;丑未之岁,少阳相火之气升之不前,“民病伏阳在内……以成久郁,即暴热乃生,赤风气瞳翳,化成郁疔”。又如寅申之岁少阴降地,与辰戌之岁少阳降地,若“久而不降,伏之化郁,寒胜复热”则“赤风化疫”。司天之气不迁正不退位亦有疫病发作,如太阳不迁正,“民病温病至”;厥阴不退位,“民病瘟疫”;太阳不退位,“温病晚发”。而刚柔失守,则有“三年化疫”的情况发生。其中由“天运失时”,即上位甲子失守引起的为疫;由“地运不合”,即下位甲子失守引起的为疔。根据疫病的五行属性,可分为五疫、五疔,其病性与刚柔失守之年的年天干所对应的岁运五行属性一致,例如“甲己失守,后三年化成土疫”。疫与疔在防治上是一致的,均从其五行属性上入手,即《刺法论》所言“于是疫之与疔,即是上下刚柔之名也,穷归一体也,即刺疔法,只有五法,即总其诸位失守,故只归五行而统之也”。

气交的变化不同,带来的灾病严重程度与发病时间早晚也不同。如《本病论》所言“气交之变,变之有异,常各各不同,灾有微甚者也。”一般的气交失守,“即四时失序,万化不安,变民病也”,而年天干的刚柔失守是严重的气交失守,“失之迭位者,谓虽得岁正,未得正位之司,即四时不节,即生大疫”。刚柔失守致疫的发病时间也有特点,并非当即发病,而是在第三或第四年发病,如“甲己失守,后三年化成土疫,晚至丁卯,早至丙寅,土疫至也”,即《刺法论》所谓“天地迭移,三年化疫”。就刚柔失守所致疫病而言,其严重程度与发病时间,可根据司天在泉情况以及太乙游宫来推算,“大小善恶,推其天地

数,乃太乙游宫”,“甚即速,微即徐”。顾植山<sup>[6]</sup>指出2003年发生的SARS,即是“三年化疫”的验证。其认为2000年(庚辰年)体现了“乙庚失守”的运气特点,《本病论》中有“此乙庚失守,其后三年化成金疫也,速至壬午,徐至癸未,金疫至也”的记载,而SARS正是在2003年(癸未年)发生的金疫。

### 1.3 明气交以防疫

《素问遗篇》认为,天之气交失守可引发疫病,还决定了疫病的病性,可据此选择相应防治方法。《刺法论》指出“升降不前,气交有变,即成暴郁,余已知之。如何预救生灵,可得却乎?……既明天元,须穷法刺,可以折郁扶运,补弱全真,泻盛蠲余,令除斯苦。”其中“折郁扶运,补弱全真,泻盛蠲余”即是防治原则。换言之,即“太过取之,不及资之。太过取之,次抑其郁,取其运之化源,令折郁气。不及扶资,以扶运气,以避虚邪也”。

对于间气升降不前与司天在泉不迁正、不退位,均采用针刺泻法,即“折郁扶运”“泻盛蠲余”。如某气升之不前,折其郁,取对应五脏本经五行之本穴;某气降之不下,泻所不胜之气,先刺其对应五脏的阴经之井,后刺相表里的阳经之合,其中君火相火同,手少阴心经以手厥阴心包经代。某气不迁正、不退位,分别泻对应五脏阴经之荥穴、合穴,少阳之气则泻手少阳经,手少阴心经以手厥阴心包经代。

而对于刚柔失守,则是补泻兼施,从疫病的五行属性入手,“太过取之,不及资之”。例如壬午年刚柔失守,三年后化为木疫,在疫情将至之时,“当刺脾之俞,次三日,可刺肝之所出也。刺毕,静神七日,勿大醉歌乐,其气复散,又勿饱食,勿食生物,欲令脾实,气无滞饱,无久坐,食无太酸,无食一切生物,宜甘宜淡”。一方面采用针刺补法与精神、饮食调护等结合,顾护疫之五行所克之脏,先安未受邪之地;另一方面,针刺泻疫之五行对应本经五行之本穴(但火疫只补肺未泻心)。

根据以上预防疫病的刺法,可见《素问遗篇》十分重视气交失守对疫病发病的影响,认为明确了气交失守的类型、程度、五行属性,则可基本掌握疫病发病的时间、程度、病性,从而根据五行生克理论,以针刺的手段补虚泻实,对疫病进行防治。

## 2 “人”的因素 脏虚与神失守位

此处的“人”,代指人的正气。《素问遗篇》论述了各种气交失守情况下可能发生的疫情,而在针对个体防疫、治疗时则强调了人之正气。与其他疾病一样,疫病发病不离正气的变化,发病与否与病情轻

重以人正气逆乱失衡程度来衡量,充足的正气是其防病基础。《刺法论》针对“五疫”皆相染易的情况,即指出“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在进入疫室前采用五气护体法、服小金丹法、吐法、浴后发汗法等方法来强壮人体正气,对疫病进行预防。

在正气方面,《素问遗篇》强调了脏气与神在疫病发病中的作用。脏气之虚是感邪的条件和基础,《本病论》言“人之五脏,一脏不足,又会天虚,感邪之至也。”在天人两虚基础上,复伤该脏,可致神失守位。神失守位可致包括疫邪在内的各种邪气干犯,且预后不良。故《本病论》云“人犯五神易位,即神光不圆也,非但尸鬼,即一切邪犯者,皆是神失守位故也。此谓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得神者昌,失神者亡。”以脾虚为例,“人饮食劳倦即伤脾,又或遇太阴司天,天数不及,即少阳作接间至,即谓之虚也,此即人气虚而天气虚也。又遇饮食饱甚,汗出于胃,醉饱行房,汗出于脾,因而三虚,脾神失守,脾为谏议之官,智周出焉,神既失守,神光失位而不聚也,却遇土不及之年,或己年或甲年失守,或太阴天虚,青尸鬼见之,令人卒亡”。概括而言,即《刺法论》所谓“人脾病,又遇太阴司天失守,感而三虚,又遇土不及,青尸鬼邪犯之于人,令人暴亡”。五脏虚而人虚,气交失守而天虚,遇饮食起居失节、情志过激、劳伤、外感等,则为三虚,使得神失守位,而有“邪鬼”干犯,可令人猝死,即“天虚而人虚也,神游失守其位,即有五尸鬼干人,令人暴亡也,谓之曰尸厥”(《本病论》)。

可见,当气交失守致疫之时,如果正气不足或失调,就容易发病,且预后较差;而正气充盛,则人不易为疫病之邪所侵,不会引起脏腑阴阳气血的失衡,就不易发生疫病,即使发病也预后较好,容易康复。正气不足或失调是疫病发病的前提,而正气不虚是防止疫邪的侵袭,或对疫邪抑制、祛除乃至消灭的有力保障。

因此,顾护正气是防治疫病的重要原则,重点是顾护脏气与全神养真。在刚柔失守,三年化疫的情况下,采用针刺补法与精神、饮食、起居调护乃至气功导引等多种方法相结合的预防措施以顾护脏气。例如为顾护脾气,补脾俞,同时要求精神情志上“勿大醉歌乐”,饮食方面要求“又勿饱食,勿食生物,……食无太酸,无食一切生物,宜甘宜淡”,起居方面要求“气无滞饱,无久坐”。对于三虚所致暴亡,亦是对所虚之脏行补法:补表里阳经之合穴与本脏背俞穴。其中心虚所取阳经为手少阳经,实际上也

是以手厥阴心包经代手少阴心经,故而表里阳经为手少阳经而非手太阳经。

《素问遗篇》强调调神的重要性“故要修养和神也,道贵常存,补神固根,精气不散,神守不分,然即神守而虽不去,亦能全真,人神不守,非达至真,至真之要,在乎天玄,神守天息,复入本元,命曰归宗。”故对于“神失位,使神彩之不圆,恐邪干犯”的情况,设有全神刺法,即各刺脏腑十二官对应经脉的原穴(但膻中刺心包经荣穴)以全神。此外,在疫病防治时,也多用调神的方法。如在刚柔失守情况下的刺毕调护中,强调“刺毕,静神七日”,并针对各脏调护要求“心欲实,令少思”“肝欲平,即勿怒”“勿大悲伤也,悲伤即肺动”等。又如进入疫室前以脱胎于道家思想的“气出于脑”<sup>[7]</sup>方法,即存想五气护身来防疫,也是调神的充分应用。

### 3 “邪”的因素 毒邪尸鬼

《素问遗篇》认识到疫病具有传染性,如《刺法论》言“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而疫病发病、传染流行与邪气有关,“其气不正,故有邪干,……如此天运失时,三年之中,火疫至矣”,“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遗篇》中,这种具有传染性的邪气也称为“毒气”“邪鬼”“尸鬼”等,根据邪气性质的不同,还有“黑尸鬼”“青尸鬼”“黄尸鬼”“赤尸鬼”“白尸鬼”之分。

邪气干犯人体是有条件的,首先是天之运气失常,“其气不正,故有邪干”。具体而言,在天虚之年,包括岁运不及、年干刚柔失守、司天之气虚几种情况,有五行所不胜之邪干犯人体。如“遇火不及之年,有黑尸鬼见之”,“遇土不及之年,或己年或甲年失守,或太阴天虚,青尸鬼见之”,“遇水不及之年,或辛不会符,或丙年失守,或太阳司天虚,有黄尸鬼至”,“遇木不及年,或丁年不符,或壬年失守,或厥阴司天虚也,有白尸鬼见之”,“遇金不及,有赤尸鬼干人”。故《刺法论》在论述疫病防治刺法时说:“不及扶资,以扶运气,以避虚邪也。”

其次是人之正气虚,神失守位,给邪以可乘之机。如《刺法论》说“人虚即神游失守位,使鬼神外干,是致夭亡。”故《刺法论》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本病论》曰“人犯五神易位,即神光不圆也,

非但尸鬼,即一切邪犯者,皆是神失守位故也。”一脏虚,所干犯之邪亦是其五行所不胜者,如《刺法论》曰“人病心虚,又遇君相二火司天失守,感而三虚,遇火不及,黑尸鬼犯之,令人暴亡。”

邪在“天”“人”两虚的基础上,趁虚而入,干犯人体,可使疫病发病、流行,甚至使人暴亡。即《本病论》所言“人之五脏,一脏不足,又会天虚,感邪之至也”,“人气不足,天气如虚,人神失守,神光不聚,邪鬼干人,致有夭亡”,以及《刺法论》所说的“神移失守,虽在其体,然不致死,或有邪干,故令夭寿”。

邪气在疫病发病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逢疫邪,疫病不发病。因此,在预防疫病时,《刺法论》强调“避其毒气”的原则,这与顾护正气同等重要。在将进入疫室而可能接触疫邪时,则须采取一些强身辟疫的方法进行预防,而能“不相移易”。

综上所述,《素问遗篇》在论述疫病发病时,强调天、人、邪3个方面的因素,对认识疫病发病,指导疫病防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人之正气是防病的基础,当始终顾护;具有传染性的“毒气”、“邪鬼”是病因,预防需避之,治疗当祛邪;天之气交失守引发疫病,并决定病性病势,可据此选择相应防治方法。

### 参考文献:

- [1] 山东中医学院,河北医学院.黄帝内经素问校释[M].2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1047-1102.
- [2] 王玉川,梁峻.《素问遗篇》成书年代考辨[J].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93,16(2):10-13.
- [3] 江泳.中医疫病概念考[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1,17(10):1060-1062.
- [4] 张介宾.类经[M]//李志庸.张景岳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539.
- [5] 王玉川.运气探秘[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170-178.
- [6] 顾植山.“三年化疫”说非典[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3,9(12):1.
- [7] 杨丽娟,于智敏.“气出于脑,即不邪干”含义研究[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1,17(3):237-239.

(收稿日期:2012-05-21)